

A red ink illustration of a bird perched on a flowering branch,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tylized floral patterns.

滿堂紅

評書

張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曲 艺

滿 堂 紅

(安徽省第一屆曲藝會演節目)

張 智 著

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8年·合肥

內 容 簡 介

“滿堂紅”是一篇評書，描繪了某工廠尙書記、楊大明、韓曉山、宋小萍等生龍活虎般的英雄人物，他們在生產大躍進中，以實際行動帶動羣眾，用“實心炮彈”攻破了保守思想的碉堡；一貫“穩坐釣魚台”的人，也邁開大步登上比干勁的擂台。這篇評書，通過一個工人家庭，反映出工人階級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掀起生產大躍進的面貌。

曲 藝

滿 堂 紅

(安徽省第一屆曲藝會演節目)

張 智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號

地方國營合肥印刷廠印刷 安徽省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：808·787×1092 耗1/46· $\frac{11}{23}$ 印張·9千字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合肥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T10 02·226 印數：1—5,070

定價：(7)0.06元

春风吹綠鏡湖柳，桃花照紅鳩江城，

生产跃进传喜报，修車厂里出新聞。

同志們看过大戏，唱戏的一出台，常要唸几句引子唱几句定场詩。比方我們听到一个羽扇綸巾的老生唱：“忆昔当年居卧龙，万里乾坤掌握中，平定中原归汉統，方显男儿大英雄！”便知这个人是扶保汉室的諸葛亮。又比方听到一个全身披挂的女将唱：“蒙师教授妙法精，杨凡一死称我心，唐王賜我元戎印，定把番兵一鼓擒！”便知道这个人是挂帅征西的樊梨花。我这几句开场詩，头一句“春风吹綠鏡湖柳”提到的鏡湖是蕪湖市一个风景区，就象杭州的西湖；第二句“桃花照紅鳩江城”，这个“鳩江”是蕪湖的古名，好比我們同志有个名字还有个号；連上下面两句“生产跃进传喜报，修車厂里出新聞。”表明我要說的是生产大跃进里的一段小故事，这个故事出在蕪湖市汽車修理厂。

这个厂在蕪湖市卜家山，厂的旁边就是宿舍。这个宿舍住了三百多户人家，其中有一家姓杨，老头子名叫杨崑山，他儿子杨大明，媳妇赵秀貞，他們爷儿仨都在厂里工作，杨大媽在家里照应家务。这一天傍晚，大媽摆上四付碗筷，預备开飯。可左等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她正叨念着，窗子外面人影一晃，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脚步声很重，不是大明是誰？杨大媽一边喊一边开門，誰知开門一看，却是住在对門的卜先敬卜股长，卜先敬說：“大媽您瞧錯人了吧”杨大媽說：“看背影子，真难分出来。”“可一看正面，多了这一付眼鏡，就不象了。”他說着笑起来。杨大媽輕輕叹了口气：“不是我好操心，大明又一宵不回家了。”卜先敬說：“厂里大跃进，大伙都一样，这叫革命干劲嘛！”杨大媽接上問：“卜股长，您可看见我家老头子跟他儿媳了，他們下了班，也不回来。”卜股长听了一笑：“他們公媳俩，人沒见着，名字可上了大字报啦！”“啊！老头子也上了大字报？不能吧！”杨大媽有点不相信。卜先敬說：“这还假得了！他們編派你家媳妇是金枝公主，杨老师傅是郭子仪。”

“郭子仪忠心保大唐，官封汾阳王，可不坏呀！”杨大媽听了迷迷惑惑。

杨老师傅本来不坏，可有一桩管教儿媳妇不严，在炉子旁边怕她热，拾掇大件头怕她累，碱水鍋洗东西又怕伤了她的手，就这样娇生惯养把她惯成一个娇小姐。”

“噯，死老头子不听我話嘛。”杨大媽气呼呼地說：“大明讲她媳妇，老头子还护着她，說人家一个女学生才进厂学手艺，要慢慢地来，好，这一下可露了脸啦！”

卜先敬想說些什么，远远望见有人走来，只见来人小小个子，窈窕窈窕，身穿一套蓝布工装，清清爽爽，褲腿上还可看见折叠的痕跡，一頂鴨嘴帽齐后脑套在头上，前額上露出几綹卷曲的“刘海”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眉眼之間透出一股秀气；噯，她不就是杨大媽的儿媳妇赵秀貞么？不过今日她紧閉嘴唇，不象往常见人便笑，脸上也好象呆板些。赵秀貞走到杨大媽面前，輕輕叫了一声“媽”。她看到卜先敬，想起一桩事：“卜股长，宋小萍她們在找你哩。”卜先敬有点不高兴：“随她去，有話上班不談，下班倒要來找我。”赵秀貞說：“她們貼了你大字报，說你老

是不表示态度，要跟你当面交鋒。”杨大媽听了很奇怪：“卜股长，您也上了大字报？”卜先敬笑了笑：“上大字报，家常便飯嘛！我們这个厂上至厂长下至炊事員，那个不給貼了七八十来张！”杨大媽睜了赵秀貞一眼：“哟，那多难为情！”“喂，大媽，您这就不对了。”卜先敬一本正經地說：“大字报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，互相促进，共同提高嘛！不瞞你說，我就給貼了一百九十八张大字报。”杨大媽听了心里說：“这个人稳坐釣魚台，真好耐性啊！”

卜先敬走到赵秀貞面前說：“人家提意見，对不对，供参考嘛，你要是一淌眼泪，那就是娇气，人家又多了一条大字报材料。”

他正說得高兴，卜小玉跑来了：“爸爸，你还不回去，媽媽生了气，不給你飯吃了。”卜先敬有点尷尬：“瞧，这孩子說的象話么？”杨大媽笑着說：“你們是恩爱夫妻嘛，你回去吃飯吧！”小玉就象个奉旨欽差，不由分說地把她爸爸拉走了。

赵秀貞心想人家夫妻多么恩爱，男的对女的百依百順，而自己呢？正想着，廂房里小紅哭了，杨大媽喊：“小紅他媽，該喂奶啦。”赵秀

真好象沒有听见，“小紅餓啦！”楊大媽又在催她。趙秀貞一邊走，一邊叭咕：“哭死了倒好些，省得長大了託人家欺負。”她進了廂房，孩子哭得更凶，楊大媽忍住氣，抱走了小紅。她說：“你媽不疼你，奶奶疼你，喂奶粉給你吃。”

趙秀貞坐在門右面一張椅子上悶聲不响，一肚子心事。這時候楊大明走進屋來，坐在左面一張椅子上，也悶聲不响，一肚子心事。

他們倆究竟有什麼心事？原來趙秀貞為了人家貼了她大字報，心里算不過賬來。楊大明呢？因為廠里大躍進，各個車間熱火朝天，工效提高了一兩倍，裝修車間是全廠心臟，反而紋風不動，楊大明是這個車間的工長，怎能不着急？加上趙秀貞那個拆洗小組，是他車間里問題最多的地方，楊大明又怎能不焦心？這小倆口，你不睬我，我不睬你，就象“土地老爺抱黃瓜”一清忤着。

過了一會，大明說：“開飯吃吧！”趙秀貞一撇嘴：“要吃你自己去吃。”大明說：“還生我的氣么？”趙秀貞說：“你管我，你去打听打听全廠三百多家，哪家男人貼女人的大字報？”大明說：“這也是互相幫助呀！”趙秀貞一聽就象打足了氣的皮球一蹶多高：“哼，亏你講得

出口，帮助！帮助！你恨不得一棍子把人家打死！”大明还是笑：“好呀！我就那么狠心么？”他看赵秀贞没有作声，便接上说：“我们家里是夫妻，在厂里是同志，你的工作做不好，提意见你不听，写大字报提醒你一下，也不是坏事呀！”

赵秀贞一扭头：“还讲什么夫妻，宋小萍贴我大字报，你跟着帮腔，一唱一和，真不晓得安的什么心！”大明听她扯南瓜拉葫芦，又好气又好笑，没有作声。赵秀贞只当打中了要害，话更多了：“你是大工长，积极分子，我是小学徒，落后分子，乌鸦怎能配上凤凰，嫌弃我，干脆让我走，你再找好的去！”说着赌气跑进厢房里去了。

“秀贞，你怎么啦？”大明正想跟进去，这时候杨大妈抱孩子出来了，“大明，你怎么啦？”杨大妈在门口拦住他：“一宵不睡，又不吃，还想成神仙呀？”她把小红送到摇篮里，又舀了一大碗汤，撕了两只鸡腿放到桌上：“快趁热喝点吧！”大明一笑：“妈，您怎么把下蛋的鸡也杀了？”大妈说：“瞎，你身体也要紧呀！”大明又说：“秀贞还没吃饭哩！”“哟，你放心吧，

餓不了她。”楊大媽一轉身往灶下去了。

大明心里很煩躁，坐在那里發楞。這時候進來一個人，“呀，好香，好香”，說着坐下捧起碗便喝，他一邊喝，一邊想：“老奶奶真會照應人”，繼而一想：“不對呀，我沒回來，湯就擺在桌上，分明是為兒子預備的，這個老奶奶真偏心！”大明一抬眼是他父親楊老師傅楊崑山回來了，看他精神抖擻，滿臉紅光。“爹爹，今兒怎么這樣高興呀？”楊崑山說：“有高興的事嘛！”他望了望兒子，“咦，大明，你今兒怎么愁眉苦臉的？才干一個通宵就萎下來啦！”大明說：

“爹，我精神不是很好嗎？”他爹說：“怕有什麼心事吧？車間里有問題別着急，慢慢來嘛！”

大明說：“爹，這時候怎么還能慢慢來？卜股長就說我們廠工效提不高，不肯接受新任務，貼了他幾十張大字報，也不吭氣。”楊崑山說：“那四十輛教練車改裝客車，一沒有圖樣，二沒有配件材料，本來有困難。你在廠里多年了，在這方面還有兩下子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尚書記商量商量？依我說，你們先干起來，拿實心砲彈來打他的保守思想碉堡。”大明听了心里一勁，不由暗暗稱讚：生姜還是老的辣！

杨大媽端飯出来一看，“嚟，該死，老头子倒吃起来了。”老头子一抹嘴，“怎么，家里人还讲客气，哼，你这个偏心老奶奶。”老奶奶一眨眼，“你老头子才偏心哩。”

“我偏心向着誰？”“我偏心向着誰？”“你就疼儿子！”“你就疼儿媳妇！”老夫妻一句也不让。杨大媽說：“还赖呢？我们家出了郭子仪都上了大字报了。”杨崑山憨憨地笑着：“消息真快呀！”杨大媽說：“好事不出門，坏事传千里。”杨崑山說：“照你一說，批評成了坏事，象話么！”杨大媽說：“反正上大字报不是上光荣榜。”老头子說：“上了大字报，找到了毛病，馬上改，再加一把劲，上光荣榜就快啦。”大媽說：“你呀，先把儿媳妇管好吧。”老头子說：

“錯不了，小秀子又机灵，又听话，这点毛病还怕改不了？再說从前我們都沒有好好教她，你呀，我呀，还有大明。”大媽向大明說：“瞧这个老头子把我們娘儿俩也攀上了。”

这时候，厂里一陣鑼鼓响，車間又报喜了，大明心里急得象貓抓，看情况非再苦战两昼夜不可，他想去跟他爱人讲，又怕招她心烦。杨崑山一听鑼鼓响，乐得合不攏嘴：“快，給我拿酒

来。”杨大媽一撇嘴：“光荣榜上可沒有你名字，还想喝酒呢。”老头子滿有把握地說：“你等着瞧吧，总有那么一天。”老奶奶一笑：“那你也等着吃酒吧，总有那一天。”正說着，只見大明从廂房里抱出一床棉被，“媽，我上車間去！”說了便走出門，赵秀貞只当他真气恼了，心里一酸，竟哭将起来。这一夜，赵秀貞躺在床，翻来复去，老睡不着，她望着云彩里的月亮在跑，她的心也跟着跑。她想起两年前一桩事。

也是个春天，雨过天晴，一个姑娘順着公路走着，她身揹鋪盖卷，一手提了个网綫袋，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鞋头袜脑，一手拿了个脸盆热水瓶，胳膊里还夹了一把雨伞，忽然一輛十輪大卡車迎面开来，她慌得往路旁一让，把雨伞丢落到地上。她想拣，路上尽是泥漿，手上东西沒有放处，正为难，旁边一个小伙子帮她拣起了伞：“你到羽絨厂去嗎？”“不，我到汽車修理厂。”“那太好了，我們一道走。”小伙子不由分說把她的鋪盖卷搶去揹上，把她的网綫袋也拿过来領着。这个姑娘有点奇怪，再一看，小伙子衣服上有小飞輪記号就明白了。事情說巧可真巧，这个姑娘进厂，一到車間又碰到那个小伙

子，他帮着指点这个拾掇那个，再一問，原来他就是車間工长杨大明，同志們听到这里，不用我說，那个姑娘便是赵秀貞了。

赵秀貞想到这里，不由叹了口气，結婚不到两年，他怎么就变了呢？这两天，大明的心真象今晚上的月亮，一会儿见着，一会又躲到云彩里面，不由地要想他，念他，生他的气，甚至于有点恨他。自鳴钟当当敲了两下，她披起衣服下了床，看小紅在搖籃里睡得正甜，脸上紅噴噴的，微微带笑，她俯下身子，一边亲着小紅，一边說：“乖宝，好好睡，媽找你爸爸去。”她替小紅盖好了被褥，輕輕地开了房門。赵秀貞一口气跑到装配車間，屋里的灯还亮着，可沒有响声，看屋角上开了一个地鋪，上面叉手叉脚睡了一个人，盖的是她买的那床蓝底紅花直貢呢的棉被，不用問便知道他是誰了。她心里好笑，这么大的人睡觉还叉被褥，也不怕招了涼，她悄悄走上前，再細細一看，呀，睡的却是那个姓王的小徒弟。咦，大明呢？

赵秀貞接連跑了几个車間，連最偏僻的翻砂間也去了，都沒找到大明，她頓時觉得夜里寒气逼人，身上有点打战战，不由地把呢外套裹紧了

身子，忽然，沙沙沙，一陣急促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，一个黑影子愈来愈显，赵秀贞站在門口定眼一看：两只巧小有力的脚上套着一双翻毛粗皮鞋，一个长挑身材穿着褪了色的蓝布工作服，齐耳根的短頭髮上压着一頂小鴨嘴帽，一双发亮的眼睛，显出調皮的神气，一边走，一边习惯地把她两只沾滿油污的白手套舞弄着玩，她不就是那个宋小萍么？这时候做晚班的早已下班，上早班还差四五个钟头，她跑来干嗎呀？赵秀贞在后面跟着她。

噢，多稀罕的事情！赵秀贞怎么也想不到：宋小萍竟然跑到拆洗組来了，竟然把碱水鍋炉火生着了。这是赵秀贞的工作，也是她做厌了的工作。一天到晚打杂，侍弄着机件，拆呀，洗呀，多肮脏，多单調！这和赵秀贞过去的想法完全不同。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工，輕輕一按电鈕，象山一般的机器动了起来，听她使喚，一分鐘生产一輛汽車，就象神話里的仙女一搖扇子，召喚金甲神一夜便造起一座雕樑画栋的宮殿来，那多有味，又多神气！赵秀贞不就为这个工作替自己抱屈，不就为了不爱干这个工作受了宋小萍和大明的批評么？当宋小萍貼了她大字报，赵秀贞嘴里沒說，心里在說：你在修配車間当車工，站在

車床邊車車零件，就象幼兒園的孩子捏泥人似的，那多愜意！要是你干上我这行，就不会跟人講什么：“平凡的工作，不平凡的人呀！”什么“平凡的動勞建設社會主義呀！”這些大道理那個不曉得？奇怪，宋小萍這時候為什麼跑來幫我洗機件？這是看我忙不過來？不對，她要是憐惜我，怎還會剋我？是調動了工作？不會，她是有技術的三級工，怎麼會干我這學徒的行檔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沒有她的積極，顯不出我落后，原來是個壞主意！趙秀貞看宋小萍又走了，還是悄悄地跟着她，盯着她，不覺走到停車場。這裡停着幾十部待修的車子，有雪佛蘭、有萬國、有大道奇、有客車、有貨車，它們不整齊地擺着，就象弄堂里大大小小一座座的房子，車子和車子之間前後左右隔了一條條的“小巷子”，宋小萍在這些小巷子里幾個轉彎就不見了，趙秀貞心裡有點煩，真象進了天門陣，轉得迷迷糊糊。

嘿，可巧，“踏破鐵鞋無尋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”，就在身子旁邊那輛吉斯牌教練車肚子下透出一塊亮光，車子那邊有人在說話。“小宋，你來得真早！”“不來看看不放心嘛。”一個是大明，一個是小宋，趙秀貞一聽渾身打了一個冷

战，心上疙瘩愈結愈紧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！再听，小朱又說話了：“你回去吧，剩下的我还能对付。”另外有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是啊，你也該回去了，省得大媽和小赵焦心。”

赵秀貞听出是尙書記在講話，頓時觉得心里平靜得多，她再扒到車头上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車子那边摊了拆下来的一堆堆的机件，大明和尙書記、宋小萍三个人正在看一张設計圖紙，只見大明額角上露出青筋，臉上一块油污一块黑，眉毛鼻子分不清楚，尙書記臉上也是一条条的汗漬。赵秀貞想：这一夜，他們琢磨着改装客車，真不知道耗費多少心血！大明他那里赤胆真心地动劳；宋小萍这样热心帮助自己和大明工作，尙書記又这样关心我們，比母亲还亲，而自己不好好干活，反而胡思乱想，猜疑大明和小朱……一刹时，赵秀貞觉得一般热气涌上全身，心里就象打翻了的作料瓶子，又酸，又甜，又苦，又辣，又麻，五味俱全。她猛的扑到宋小萍身边，一把拉住她的手，倒把宋小萍吓了一跳。“你是誰？”“是我。”“你这么早来干什么？”“你比我来得还早哩，我看见你帮我生了火，洗了机器，又帮助大明工作，你从今往后多教管我些，

就把我当个小妹妹看吧！”他俩真象分别了十年的亲姐妹，一旦见了面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一时又说不出，只紧紧地抱着。尙书记和大明看了非常高兴。尙书记说：“小宋，你就陪小赵去吧，顺便把杭州去污配方研究研究，这一摊子交给我。”大明说：“不行，还是让我来。”尙书记笑着说：“不行也得行，现在你的‘任务’是睡觉。”这一说，小赵、小宋和大明三个一笑分两路走了。话分两头，却说这一天天才亮，杨大媽抱着小孙女儿急急忙忙跑到厂里，正进门，卜大嫂匆匆跑出厂来，两个人迎面一撞，险些把大媽撞倒，原来两个人“火烧眉毛，都有急事”。杨大媽急的是：儿子睡在车间里，老不回家，媳妇半夜里跑走了，小孙女儿要吃奶；卜大嫂急的是：厂是闹着马上要打擂台，而卜先敬这时候还睡在家里纹风不动，忙着回家报信。

同志们听到这里，也许有人要说：“说书的你恐怕说惯了‘三侠剑’，说溜了嘴，现在还时兴打擂台？”也许有人说：“报上倒象是说过工场里打擂台，可没见过。”是呀，不但同志们要问，就是杨大媽也觉得新鲜，问：“打擂台，怎么打法呀？”卜大嫂说：“打擂台就是比革命干